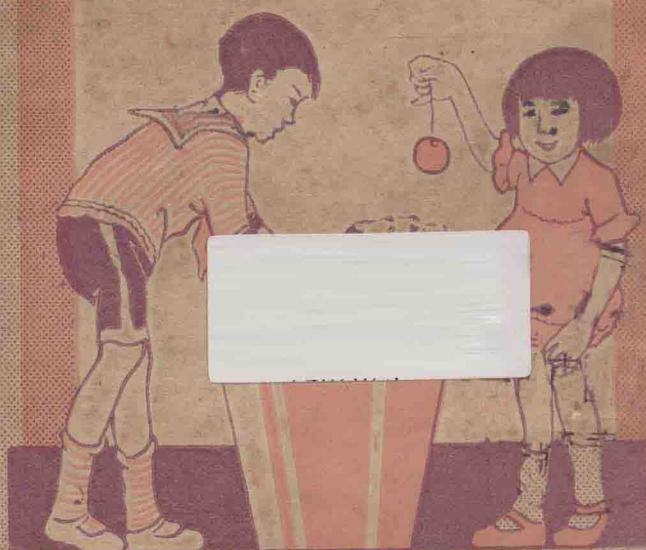


兒童衛生故事

嚴信誠編



飯前和飯後

「我飯前飯後一定要洗手。」現在知清把這句話記得爛熟了。

知清是一個比誰都快樂的孩子，他有很愛他的爸爸媽媽，有很愛他的哥哥姐姐，有和他同讀書同遊戲的小朋友，所以他每天過着歡樂的生活。

一天，散課後，知清和幾個最要好的朋友，到廁所裏去大便，一個不小心，手指上沾着了些屎漿，雖經草紙揩拭，但一股臭味，仍是遺留着觸鼻惡心。他很想隱瞞了起來，所以把手插在衣袋裏，不使同學們看出痕跡或嗅到臭氣。可是，這事已不能隱瞞了，上廁的時候，不止他一人，用草紙揩的時候，又不曾留意到別人的眼線。

知清向周圍看了看朋友的面色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便垂着頭走進教室。背後「撻撻撻」一陣腳聲，是一大羣同學跟進來。待知清走到座位時，一陣拍手大笑的聲音也來了。

「拍拍拍！」

「哈哈哈！」

「知清臭冏，知清臭冏。」

同時，幾百條眼光向他射着，他受不住譏刺和羞辱，心兒只在胸頭撲撲跳，臉上發燒，紅過耳根。他不敢把頭抬起來，更不敢用眼向別人望，他想笑，但又忍住了。

教室裏的空氣那麼緊張，知清腦中只盤旋着「不好意思」。終至因「不好意思」四字，迫得他淚珠奪眶而出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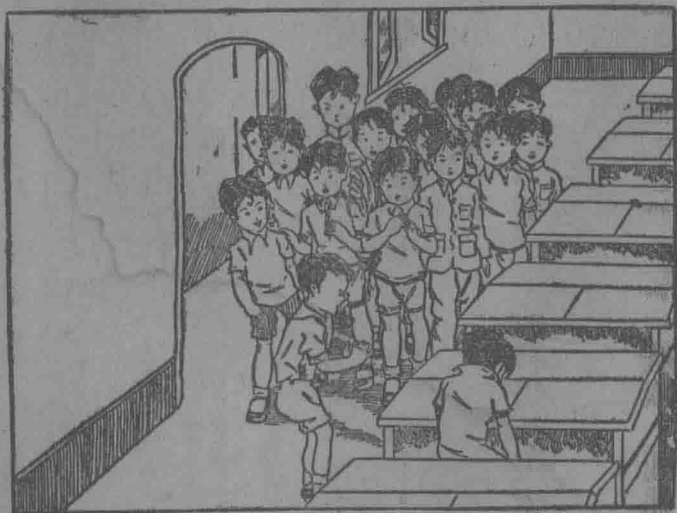
一陣哄鬧之後，級任張先生來了。

「大家喧鬧些甚麼？」

在突然靜下的空氣中，知清聽得了張先生很柔和的聲音。但是，他還不敢抬起頭來，淚珠兒揩乾了又來。

「知清，你爲甚麼哭？」

張先生的手輕輕拍上他肩膀時，知清才知道是張先生走近身邊了。他抬起頭來，張先生一面



他不敢拍頭起來。

拉了他的手，一面替他揩乾眼淚。

「知清的手上沾着了屎，大家叫他臭囤，所以他哭了。」

張先生聽了級長的報告，撇着嘴，笑向全堂說：「大家聽着，我小時也有好幾次手沾着尿屎。」張先生還沒說完，小朋友們已大笑起來了。

「這算不了什麼可羞的事。知清，你不要哭，小朋友們也不要笑。從今以後，我們只要留意，便畢之後，到衛生室去洗一洗手，那就乾淨了。假使在家，也只要舀些水洗一洗。」

張先生說完時，知清不哭了，同學們也不笑了，他們覺得張先生的話很對的。

又有一天吧！知清從學校裏回來，他的媽媽在替他縫衣，姐姐在

煮飯。他走到廚房裏，一看桌臺上已有燒好的菜放在那裏了。他多麼歡喜啊！一碗是鮮魚，一碗是鮮蝦，這是他最愛吃的東西。他像貓兒般走上去，也不作聲，也不用箸，用指兒取了兩隻蝦就吃。

「哎喲！弟弟你又要這樣了！」

他姐姐正在煮一樣菜，見了他這種情狀，連忙放下鏟刀，走



用指兒取了兩隻蝦就吃。

過來把他搶住。

「你看你的手這樣骯髒，也不洗乾淨，就像饞嘴貓兒般吃嗎？」姐姐的話雖很有理，但在知清是意外的打擊。他眼看自己最愛吃的東西，才上嘴便被人奪下，怎不憤怒。他想：「這種侮辱是姐姐常常給與我的，她爲甚麼不愛我呢？」他越想越氣，於是哇的哭起來了。

「你們在吵嘴嗎？」

媽媽在外面問。

「弟弟不聽我的話？又用骯髒的手取東西吃了。」

姐姐一邊煮菜，一邊回答。

「寶寶，你來！媽媽替你洗一洗手再吃。」

知清快樂了，跟了媽媽出去，舀了一盆清水，用肥皂擦了一會，就把手洗得白淨了。媽媽又拉了他的手，走到廚房裏，用筷鉗了一塊肉，三隻紅蝦，放在一隻小碗裏，再回到客堂裏坐下。

「寶寶，坐好，媽媽講故事你聽。」

知清更快樂了，一邊吃着，一邊望着媽媽的臉。

「從前有個骯髒的孩子，不聽他爸爸媽媽哥哥姐姐的話，天天把全身弄得齷齪不堪，誰也見了都不歡喜。他又是個最饞嘴的孩子，一見什麼可吃的東西，便用手搶着向嘴裏送。他成了習慣，於是無論到甚麼地方常給人家看輕，可是他還不肯改過。後來，他忽然患了一種病，醫生說是吃了不清潔的食物的緣故。但是，他的媽媽等都是很注意清潔的，他怎麼會吃到不清潔的東西呢？後來大家仔細考察，知道

是因爲他常用骯髒的手取食物的緣故。他病了幾天，日不能玩，夜不能睡，好東西也不能吃。他受了這一次的大痛苦，於是覺悟了，不再用髒手取食了。就是每逢食前，他必洗了手才吃，所以他後來病也少了，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更加愛他了，好東西也常常有得吃了。」

媽媽講完這段故事，知清跳起來說：

「哈！我該聽我老師和媽媽的話！」

這是他的

知清近來的態度突然變得古怪了。其實也不能說是古怪，不過和往常的皮氣有點不同罷了。他對於穿的衣服，吃的東西，以及一切食用的器皿，——尤其是每天必用的茶杯，手巾，筷，碗等，絕對不肯用別人的或經人用過的。他所用的東西，一件件都要求爸爸買全了，另外置放在一處，禁止別人亂用。因此他的媽媽姐姐覺得他是古怪起來了。

「知清，你究竟是甚麼緣故？講給媽媽聽。」

媽媽看見知清的舉動，的確很有道理，但不明白他爲了甚麼會突然改變成這種脾氣，所以只是追問。知清說：

「媽媽，這是有原因的：要知道疾病的來源，不外是直接傳染和間接傳染兩種。我們知道了疾病是傳染而來的，不能再研究牠從什麼地方什麼東西上來？譬如：我們日常接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的各種東西，都可以說是疾病的媒介物。這許多東西之中，猶其是我們每天必須用的茶杯，手巾，筷，碗等，最容易發生傳染的危險。」

知清說到這裏，他的媽媽聽得眼眯嘴掀了。她料不到知清能講出這篇大道理，因為十一歲的孩子，講出那成人的話，是少有聽到的。

「知清這些話誰教你的呢？」

「張先生。他是我們的級任。」

「那末你知道傳染的危險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啊！可怕！例如痧眼的人用過的手巾，我們用了，痧眼的細菌

便傳染到我們的眼睛裏，赤眼也是這樣。又如患天花，白喉，猩紅熱，傷寒，霍亂，痢疾等病的人，他們用過的茶杯、筷、碗等器皿，我們用了，也要傳染到細菌的。據張先生說，有一個人，他的兩隻眼睛本來是很好的，因為他歡喜亂用別人的手巾，面盆，以致傳染了痧眼；彼來幸虧請醫生治療，天天用藥水（硫酸鋅 2% ）或藥膏（枸橼酸銅 5% ）洗塗，結果總算免了雙目的失明。又有一個人，他也歡喜用公共的手巾、茶杯、筷、碗等，後來傳染了疫病，結果是死了。所以亂用公共東西，是極危險的。」

「是的，你的話一點不錯。所謂病從口入，我們食用的器物，天天要接觸嘴的，所以平日格外要留心。」

「爸爸，我想我們家裏一共五個人，我們該請爸爸買五個茶杯，

五個牙刷，五條手巾，五隻面盆，我們每天，各人用自己的，不要共用。至於筷碗，我家本來是很多的，那末從今以後，各人用定一份，不可亂用，自己的東西，自己放好，你說好嗎？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我說還有點不好，——就是客人來時怎樣呢？」

姐姐走來加入了討論。

「這樣：我們再請爸爸另外買幾份備着，假使有客人來，就把備着的用。」

「贊成！贊成！」

姐姐拍手，媽媽點了點頭，但又發起疑問來：

「我說還有點不妥當，同樣的手巾，同樣的杯、碗、筷子，我們

怎能認得清呢？」

「我說這樣：我們買了東西，先分派定當，誰用的，刻上誰的名字。譬如：爸爸叫錦順，那末刻上個順字；媽媽叫雲芳，刻上個芳字；哥哥叫知真，刻上個真字；我叫知明，刻上個明字，弟弟叫知清，刻上個清字。你們說這樣好嗎？」

「對啊！對啊！我也這樣想；姐姐，我們一定請爸爸這樣做。」從此知清的家裏，實行手巾，牙刷，茶杯，筷，碗各用。他們一家，誰都仔細，認清自己的東西，並洗淨自己的東西。因此他們家裏有常聽見的兩句話是：

「這是他的。」

「傳染病在我家，是很少交情的。」

新伙食賬

哥哥在外面做生意，買了許多糖果回來，於是知清快活得小麻雀似的跳躍了。以前，每逢哥哥或爸爸買東西回來時，他必定搶着一個人要，現在不是這樣了，他見哥哥把些東西放下之後，便把每種東西分成了四份：

「媽媽一份，哥哥一份，姐姐一份，我一份。」

「啊！弟弟近來越發懂得道理了。」

哥哥見知清這樣，當然格外歡喜他，就把自己的一份，分了一半給他。

知清聽了哥哥的稱贊，又得了額外的糖果，更快活得不知什麼似

的唱起歌來了。

哥哥回家不久，接着爸爸也回家了，爸爸買了一隻鷄，一條魚，一塊肉。媽媽姐姐便從爸爸手裏接過來，拿到廚房裏去煮。

這一天，知清家裏的飯菜，比平日豐盛了幾倍，桌上排得滿滿的，幾乎筷子也放不下。知清看了一下，見是一碗鮮魚，一碗炸魚，一碗栗子雞，一碗雞雜湯，一碗塊肉，一碗肉絲。其餘



圍坐着，吃着，談着，笑着。

許多大盆小碗，小盆大碗，也叫不出名兒了。

月兒掛在樹梢，星兒在微笑，門外滿地銀光，門內燈光輝煌。他們一家五人，圍坐着，吃着，談着，笑着。

第二天早上，不料知清和他的媽媽姐姐忽然病了。知清的病勢最厲害，起初發寒熱，後來上吐下瀉。他的媽媽和姐姐也感着頭兒沉沉脹痛。只有他的爸爸和哥哥沒有病倒，大概是身體比較強健的緣故。

「這真奇怪了！」

爸爸和哥哥疑怪着。

一會兒，醫生來了。醫生替他們三人診察了一下，說是隔夜過分多吃了東西，又因夜裏感冒了些風寒。醫生開好了藥方，坐在病榻旁，又向知清的爸爸哥哥詳釋病源。